讀詩略記

二

彭山曰岐周舊地已盡封秦豈使故宮得為禾黍不知平王九年秦徙汧渭則廢而不治或藝禾黍焉事固有之也

黍與稷一類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古人通謂之黍故氾勝之書但有黍而無稷離離分布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與黍俱有早晚不同稷則或苗或穗或實黍之離離無異文者分布之義于苗于穗于實皆可通也猶之鉦人伐鼓蓋互文耳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序曰刺平王也按此詩祇是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

而方人于畜謂畜之出入有期人之于役反畜之不
若此其刺王也深矣何玄子曰此篇與揚之水意義
相類或即戍申者室家所作此本于偽申培詩說要
為不謬
不知其期恐行役之不休也曷至哉恐調遣之無恒
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
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子太玄曰軸折衡抈四馬就括方言曰括闔閉也牛羊本作羊牛鄒肇敏曰杕杜采薇亦曰繼嗣我日亦曰匪載匪來亦曰載飢載渴與此詩不甚相遠彼述之自上此述之自下而民情舒鬱遂由此以大異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也詩曰樂序曰

閔者蓋以君子而執簧執翿時事可知矣以此為樂
豈其心哉中有所甚憂者聊以此遣懷耳
房即小寢繫于路寢故言房玉藻云君適小寢釋服
蓋燕閒之所居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陳祥道云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則翿者蓋若今大
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
揚之水

西古所稱强宛其力足以自守平王特戍之以示德
耳何玄子曰國語史伯言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必
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弒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
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輿地記新蔡縣有古呂國王伯厚以左傳考之楚有
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者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序曰閔周也凶年饑饉上不能撫綏其民至于室家相棄也

郝仲輿曰有女仳離非婦人自道之語

何玄子曰萑芄蔚也毛鄭誤解為鵻鵻之為萑即萑
也從草從隹音完萑之為萑從草從隹音錐字相亂
而實不同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草之長茂者也長茂者稍能旱而亦為所暵則暵
之甚也至暵其濕則又甚矣禮雜記弔者之辭曰寡
君使其如何不淑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兎爰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序曰閔周也小人幸免君子受禍不止一人一事故曰百罹偽子貢傳謂指周殺萇弘事事亦近似然一事不得云百罹且敬王之世不得云我生之初尚無

為也
尚寐無吪晉士燮魯叔孫婼婼祈死正與此同意蓋
亦一時感憤之言左氏謂其祈死而死妄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郭璞曰罦令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爾雅𦊨罬也罬謂之罦是罦與𦊨為一物但罦大而𦊨小耳

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平王東遷棄其族屬或廹于戎難家室分離而莫之振恤故作此詩以自道其困苦雖無一語怨王而以葛藟為喻則王之不能庇其本

根意亦可見矣左傳宋樂豫之言是也謂他人父甚言之耳子美哀王孫詩云但道困苦乞為奴播遷情景大抵如此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懼讒也采葛以為絺綌采蕭以供祭祀采艾以療疾病比為君者攬接賢士大夫以圖政事也一日不見者不見其采也一日間隔阻蔽横生或以葛與蕭艾為不宜采將終不見其采也故曰如三月三秋三歳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歳兮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序曰刺周大夫也季彭山曰妻為夫所棄誓死不嫁其夫衣毳乘車而出妻見之而作此詩頗得此詩之旨序云刺大夫者蓋刺大夫富貴而易妻也亦詩人托為其妻之言

周禮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鷩者有文之鳥毳者有文之獸即虞書之華蟲分之為二章也鄭氏

以毳為宗奚者非是詳書畧記爾雅菼亂郭璞云亂
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與葭異種如菼者言
其色之蒼蒼也
大車毳衣言其車服之赫奕也子即爾俱指大夫也
東門之墠末二語亦如此畏子不敢者言畏其怒而
不敢近也形容驕貴之氣不肯稍回盼睞情狀宛然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陳用之曰菼色玄如菼言其衣璊色赤如璊言其裳

即鄭氏所云玄衣纁裳也衣裳之大名總謂之衣

奔者相追隨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猶祿也即論語不至于穀之穀同穴非必同塋兆

言生不享爾家之祿死終作爾家之人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序曰思賢也毛傳曰是去思也蓋丘中墝埆盡有麻

麥乃子嗟之所治也賢者失其職故丘中之人覩物興思冀其復來耳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以下稱上之字古常有之輿人之誦子産亦然至其語意不莊此正草野口吻

施施鄭箋曰舒行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傳曰子國子嗟父此語不應妄撰必有稽處推本其德歸之于父恩厚之至也望其來食宛然家人父

子上下一體之象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貽我佩玖言其惠我者至厚也玖說文云玉黑色者

鄭

郝仲輿曰周室東遷鄭為輔諸侯無王鄭為先故鄭風次王謂鄭無王者謂繻葛之戰也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是樂伯為將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為將者居左矣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序曰刺朝也援彼以刺此也凡刺其人而外之則稱彼有美其人而稱彼者非已往之人則未見之人也此詩蓋追憶昔日之大夫所見多賢者而嘆令人之

絲飾之相為掩暎也彼用五曰五紽此或用三則曰三英未可知耳毛傳訓此乃曰三德蓋首章之傒既訓為君則此之三英自不得為裘飾矣今從韓詩訓傒為美則三英之義自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序曰思君子也君子不得志而去故國人思往留之也寁速也速也速故猶言速速還其故也速好猶言速歸于

美且都

序曰刺忽也嘗讀春秋傳鄭忽事乃當時賢世子也立為君而不稱伯既弑又略之不書以為必有缺文及讀詩序亦俱稱名恰與春秋相符此必有其說矣考其時宋之力非强于鄭也納突之時以鄭國之衆無一矢相加遺而忽之復入也突因櫟人以入櫟遂如兩君然則國人之不與忽明矣詩皆刺忽亦其明証也夫子作春秋于忽之出奔書名復鄭僅書世子

則夫子之不與忽亦明矣夫忽固世子而且賢也夫子不與之者何也當時諸侯之立皆不請命于天子夫子之所與者亦視夫民之所與而已民之不與忽者非以忽之失大援也當時忽辭齊昏而魯遂昏于齊然郎之師齊反助忽以伐魯而謂忽以辭昏失大援真謬說也且忽為世子救齊有功齊方頼之以如此之才而能治其國又何假于齊援乃倉皇被逐不能得一人之死力及其復位知高渠彌之不可用而

憒憒用之一似喪心志而病昏惑者以此詩參之大抵既立之後荒于色而耽于佚游棄國事身謀于弗卹一如後世李存勗之為人此人心之所以弗附也後漢楊賜傳上封事云春秋兩蛇鬬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此得之矣史記衛靈公與夫人同車而出招搖市過之夫子以為醜注謂招搖猶翱翔也此曰有女同車將翺將翔正與其事同故詩人覩其荒淫而復思齊女之賢惜忽之不取也作詩之意固自正大

法故閑習為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德音有賢譽也齊侯之復請妻忽者非文姜乃他女也他女必有賢譽故詩稱之孔疏云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稱孟者詩之稱孟如桑中所刺豈必皆長女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序曰刺亂也公子互爭莫知所主為其臣者皆懷二心故詩人託為婦人送夫之語以刺之子之丰喻其君之美也俟于巷喻其君之有禮也悔不送喻懷二心者後必有悔也末二章喻反正而從一則有安榮之樂也叔伯猶兄弟喻同僚也其君雖未必賢其臣之志則正矣作此詩者殆原繁之流乎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說文云美言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純衣即褖衣也袡者裳有緣也若后夫人則用錦即褘衣二狄是也此為寓言固無所拘而婚禮上攝一等或者鞠衣展衣亦以錦為之未可知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為甚云胡不夷此末見而設想辭氣固自如此晦翁以為輕佻狎暱則隰桑之詩與此何別彼何以貞此何以淫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禮注云膠之為言糾也蓋與風雨之聲相亂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可與娛

闉曲城盖門外副城鄭箋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是如荼者盖以喻衣服之飄揚也思且釋文且音徂徃也與士曰既且同義此云思且者謂思之所向徃也茹藘鄭箋曰染巾也何玄子曰巾即紛帨綦巾茹藘一是紛一是帨耳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序曰思遇時也君子不出澤不下流詩人思遇明時而依君子如蔓草之得露也故以蔓草起興詩多設辭此詩之言邂逅猶漢廣之言秣馬也以美人為君子詩中往往有之張衡之賦四愁云效屈原亦未詳詩義耳子太叔以擬趙孟子蘬以擬韓起孔子以擬齊程木子必非男女相會之詩明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齊

郝仲輿曰諸侯之植黨實始于鄭而齊繼之故次齊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序曰思賢妃也曰思此必近世之賢妃詩人所及聞

見故其敘述曲盡如此書傳言夫人御于君所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世衰此禮久廢故夫人自告也季彭山曰天將曙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季彭山曰天未大明月尚光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序曰刺衰也東方之日日之始升也履我即相依而止也喻治道方盛則賢者嚮風而至也東方之月月之始虧也履我發相踵而去也喻治道將衰則賢者見幾而作也彼姝者子與干旄之詩正同日出而來月出而去非淫奔明矣釋文云本或作刺襄公非也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序曰刺襄公也篇中或刺文姜或刺魯桓總以襄公主惡也故首以襄公

綏綏毛盛貌以喻妖淫之氣充盈于外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物各有耦故葛屨之賤必兩不以其多而可亂也冠緌之貴必雙不以其少而可益也纓之垂者曰緌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衡從其畝古耕法也齊民要術種麻法曰耕不厭熟注謂縱横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盖以桓公三年文姜歸魯此時已無父母也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郝楚望曰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春秋以文姜為主故先文姜此詩以襄公為主故先襄公皆自治而後治人之義

釆芑韓奕稱方叔韓侯之車曰簟茀碩人稱夫人之車曰翟茀陳祥道曰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别也則此為襄公之車可知以鞹鞃車所以為固漆之以朱所以為飾傳以為諸侯之路車是也此既疾驅彼亦發夕言相期之切也

以為羞其狀正與此相類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序曰刺魯莊公也莊公之罪莫大于忘讐故終之曰以禦亂兮言有禦亂之才而不尋諸仇讐是可羞也偽子貢傳以為譏狩禚之事良是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曷為畀公剌釋怨也

人之貌以目為主故篇中疊言美目疊言清揚王充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毛傳云目上為名本之爾雅集韻作顯云眉目間也大射義注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莊

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刺時也姚承菴曰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焉家語果屬有六桃為下陸農師曰大曰棗小曰棘棘酸棗也此皆果之賤者以賤果充籩豆喻以賤士備官職即下所云彼人是也蓋曲學阿世之流故國人莫知其非語類云園有桃似是比詩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當從爾雅為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序曰刺時也政亂國危君子不可榮以祿也
十畝者甚言其處約也傳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
以後亡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板之詩以泄泄為戒此以泄泄為勸在野與在朝不同也在朝而泄泄是廢事也在野而泄泄是高尚其事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序曰刺貪也美君子之不素餐以刺在位者之貪也

故稱君子為彼蓋對此而言也貆貒也今俗謂之猪
貛呂東萊曰不稼以下責小人也若曰爾未嘗稼穡
禾何為而積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獨不見彼河干
之君子乎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序曰刺重斂也蓋刺有司也陸璣疏曰令河東有大
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曰大
鼠非鼫鼠也孔疏曰言三歲貫女者地官小司徒及

御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謂校比其民之數而定版籍地官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沈子起曰顧存諸心德施諸事勞發諸言至慰人以言而猶不肯憯毒極矣直謂無怨無德不敢必其得所也誰之永號謂無所控訴又不敢必其得直也則所謂樂土樂國樂郊者亦妄想耳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序曰刺晉僖公也僖侯而稱僖公者諸侯之謚例得
稱公不特詩序春秋亦然意僖公好樂而荒故作此

思外則為之廣綢繆故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思憂則為之屏嗜欲故休休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序曰刺昭公也昭侯之稱昭公猶僖侯之稱僖公也

杻爾雅曰檍也說文曰檍杶也杶即椿字陸璣曰正名曰萬歲蓋以檍有億萬之義也謝眺詩風動萬年枝即此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序曰刺昭公也淩濛初曰旣云不敢告人乃明明見之篇什何等密謀直同兒戲此盖陽若爲沃陰實聳晉猶厮養卒所謂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深得詩人之旨矣此詩人之機巧似温太真之于王敦其深心似狄梁公之于武后不避嫌疑志在謀國也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爲諸侯之服也按素衣而朱純黼領所謂裼以見美也端衣屬幅而已

正婚姻之候也首章子兮指女也次章併指男女也
末章指男也曾南豐曰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杕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偪自是而後晉無公族之官者且數世詩之所刺其在此歟成公雖設其官而宗室漸衰至於六卿爭權晉國遂分詩人早已慮之矣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羔裘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序曰刺時也鄭潛谷曰刺暱也暱故與好私人在位

渾融若此又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衣服亦如之則七衣者諸侯之服也六衣者天子之卿之服也武公以僖王三年伐晉四年冬王命列為諸侯春秋莊十六年也五年即卒春秋莊十七年也自受王命以至于卒不及一年未嘗一入王朝安所得六衣而稱之或以變七言六為請命之謙辭夫請命而云豈無七衣是猶劉仁恭之謂梁使以旌節為吾所自有也又安得有退就之言

其說之難通固不待深辨以臆度之此詩所美非名
偁之武公乃唐叔之孫武侯寧族也叔之子燮父已
改唐為晉矣武侯而稱武公猶僖侯之稱僖公昭侯
之稱昭公也寧族事蹟雖不可考然既非後之武公
則為前之武公無疑矣考之左傳叔虞入輔成王燮
父入輔康王皆有分器以寵之則寧族必世其職可
知此六衣所自來也豈曰無衣者謂諸侯皆七衣諸
卿皆六衣也子獨德稱其服耳毛鄭以謚之相同遂

之與也莫之與雖求之而不至矣杕杜喻孤立也噬肯適我言不肯也猶五子之歌云雖悔可追言不可也篡逆之主欲得人以樹黨故中心好之忠義之士恥踐土而食毛將何由而得飲食之乎適與遊有辦適者將久居其國遊則時一至焉君子深惡而痛絕之即一至焉而莫之肯也曹操父子非不好士而三國人才惟魏得其最下亦以此耳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車馬侍御及笙瑟之樂而相與鼓舞從之也夫秦之
强周之衰也而夫子録其詩者録秦仲之能用人以
禦狄難也不以子孫累其祖不以喪敗累其忠矣未
見而寺人傳命何其尊嚴既見而並坐鼓瑟何其簡
易此與漢高之待酈食其始焉據床洗足既而廞其
供帳惎與已同者皆鼓舞豪傑之術此則較為得體
焉逝者其耋逝者其亡自幸此身健在得與君子相
周旋也

序曰美秦襄公也秦本紀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于是始國蓋自子男而晉為伯自附庸而列于大國也此詩誇其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夫子何為録之録襄公之功也襄公于周有維屏之任于戎有不共之義其狩以講武固所宜也然則周以岐豐畀秦夫子不以為非也曰是非不相掩其功可尚岐豐之地不可畀也于駟鐵小戎則著其扞禦之功于蒹葭則刺其專據之罪夫子之刪詩猶之作春秋也

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序曰美襄公也何玄子曰秦本紀莊公長男世父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而自將擊戎曰非殺戎王我不敢入邑後為戎人所虜踰年復歸此詩之作為救世父而出師也篇中君子良人皆指世父温其如玉亦有惜之之意戰陣乃武勇之事以温如玉者當之故復仇之志雖切卒不免于被虜也此說最確如從舊說則方夸車馬之盛而忽以閨思參之意氣殊覺蕭索

序曰刺好色也刺陳之君臣也其在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流乎

毛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按說文窈者深遠也糾者繩三合也是窈糾者狀其舒緩之中又若有所思而鬱結也懮與憂通受者納也是懮受者若有所苦而含忍也說文夭者屈也紹者糾緊也是夭紹者若有所抑而局促也如後漢梁冀傳所云愁眉啼妝折腰齲齒善為妖態以相媚惑也此皆不祥之兆故

鬵說文云大釜也爾雅曰䰝謂之鬵二說不同陸氏釋文曰鬲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得之矣少牢禮廩人溉甑甗非烹器也溉之釜鬵有嘉與維新之意與懷之好音相應張元岵曰好音謂以仁言布告天下使西歸者愛戴之如奉天詔書之類

曹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豳

郝仲輿曰左傳季札觀樂豳次齊先秦夫子删詩以豳終思周公也鴟鴞以下非豳而屬之豳者周公未嘗居魯退不可繫于魯進不敢附于周南故繫之豳也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即此詩當是豳人之遺篇此詩之所本故彼分而此合也不然數百年以上田野細事茍無所據何由而得其詳一若親見之者詳見小雅甫田篇

虞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公劉遷豳在夏之末葉去堯時纔四五百載歲差尚未甚遠不應至七月方見流火此云流火者猶左傳所云火猶西流蓋自六月以至八月皆稱流火也孔疏云陽則生物陰則成物稱月由其物成稱日由其物生也成物自秀葽始愚

蕭繭疏云皆蠶類以所食葉而異其名蘩亦蕭之屬也意蠶人育蠶非一種故采桑采蘩有不同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月令仲夏鵙始鳴此言七月者非言其始也令北鳥之始鳴于夏者惟苦鳥其聲曰姑惡者耳鵙其是乎諸說紛紛核之皆誤毛傳曰朱深纁也按士冠禮昏

遂以狩田有司表貉于陳前是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考工記以注鳴者以股鳴者以翼鳴者注云注鳴蜻蛚屬股鳴斯螽屬翼鳴發皇屬蜻蛚即蟋蟀發皇即莎雞蓋振羽有發皇之義判然三種非一物也斯螽即蚱蜢莎雞即絡緯蟋蟀即促織十月而曰改歲者

名王自得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極道武庚包藏禍心將鄙我周邦復其舊物不但忌嫉一人不可不早為備也晦翁詩序初惑于孔氏書傳後與蔡九峯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而未及改也

取我子比管蔡監殷反墮武庚之阱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序曰美周公也嚴華谷曰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若以為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非周公之師矣按毛傳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銎說文云斧空也則斨亦斧也以七月之詩証之為伐木所用明甚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序曰美周公也周人諷王以迎周公也

斧與媒比周公也伐柯匪斧不克以比天下匪周公不治也取妻非媒不得以比天下非周公不親也管子形勢解曰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之子謂媒也斧不惟伐柯而已柯之法度亦由之以

有膚祭蓋肉之美者故膚訓美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乾隆御覽之寶